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306_20(1).0002

基督信仰元素在朝鮮半島的「去脈絡化」與 「再脈絡化」：從賈穆到尹東柱[§]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Francis Jammes to Yoon Dongju

何思錦*

Si-jin HE

關鍵詞：尹東柱、賈穆、基督教詩歌、「恨」感

Keywords: Yoon Dongju, Francis Jammes, Christian poems, Han

2022年9月7日收稿，2023年3月30日修訂完成，2023年4月7日通過刊登。

§ 本文乃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東亞文化交流視野下朝鮮族詩人尹東柱研究”（項目號：2022SKY045）階段性成果。論文初稿為乃筆者關於尹東柱與民族主義的碩士論文第一章，感謝薛英傑老師的悉心指導。另外特別感謝王志耕老師、姚孟澤老師與黃一老師在論文撰寫期間與我反覆討論論文思路與底層邏輯。最後，由衷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詳盡具體的修改建議，尤其是關於引入「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概念、用「基督信仰元素」概括天主教與基督教、以及文史一體的論證思路等等，幫助本文更臻完備。特此敬申謝忱。

* 南開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M.A.student,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摘要

尹東柱（윤동주，1917-1945）作為日佔時期唯一一位延續了朝鮮語文學傳統的詩人，創作受到法國詩人賈穆的影響。他通過閱讀日文譯本和朝鮮詩人白石（백석，1912-1996）化用賈穆（Francis Jammes，1868-1938）的詩作來間接學習和模仿賈穆的詩歌。然而尹東柱只是使用了和賈穆相似的田園風光、驢子等動植物意象，他在宗教觀上和賈穆有根本的不同。他眼中的苦難不是人性普遍的遭遇，而是歷史環境的產物；不完全停留在個人層面，而帶有了群體性質。尹東柱詩歌中的羞恥感和朝鮮民族無意識中的「恨」感一脈相承，包含故土被日軍侵占的抵抗心理與悲愴情緒。因此，尹東柱的詩歌形成過程體現出基督信仰元素在朝鮮半島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

Abstract

Yoon Dongju was the only one who continued Kore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His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French poet Francis Jammes. Yoon learned and imitated Jammes's poems by reading Japanese translations by Miyoshi Tatsuji and Korean poet Baek Sok's works. However, Yoon only described the pastoral scenery, donkeys, and other animal and plants similar to Jammes's, but his religious view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Jammes's. The sins in Yoon's poems are not a universal experience of human nature, but a product of historical context. It does not completely refer to an individual's sin but has a group base. The sense of shame in Yoon's poems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a sense of hate (*han* 恨), which is a Korea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including resistance to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grief of losing homeland.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Yoon's poems reflects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時任《京鄉新聞》（경향신문）總編輯的詩人鄭芝溶（정지용，1902-1950）在該報上發表了尹東柱（윤동주，1917-1945）創作於逝世三年前的作品《容易寫成的詩》（쉽게 씌어진 시）¹。自此，這位出生於中國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縣明東村²的詩人進入了朝鮮語讀者的世界。這首詩寫於詩人提交「創氏改名計」（창씨개명계），以平沼東柱的日本名字前往日本留學的四個月之後，³表達詩人身在異鄉，從事民族主義運動之難，「都說人生艱辛不易/寫下詩句卻可以這麼輕而易舉/這是多麼讓人羞愧的事情」⁴。但在這首詩完成僅三年後，詩人飽受日本細菌人體試驗折磨而死。⁵尹東柱被高度評價為唯一一位在日本帝國主義黑暗時期延續了韓國斷裂的文學傳統的詩人。⁶在韓國，對尹東柱的研究已經大致經歷兩個發展階段，而近年來隨著東北地區重回大眾視線，中國大陸陸續出版了四部漢語譯本，分別一九九六年的《尹東柱遺詩集》、二〇一一年的《天·風·星星與詩——尹東柱詩集》、二〇一二年為紀念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成立六十周年所編的朝漢雙語詩集《仰望天空毫無愧恨》⁷和二〇二一年《數星星的夜》⁸。自此，尹東柱也愈發受到中國學界和出版界的重視。

尹東柱研究在中國發展於二十一世紀。二〇一三年出版的論文集《尹東柱文學論》從抒情性、空間研究和民族身分等多維度，進行了較全面的

1 尹東柱：《容易寫成的詩》，見《京鄉新聞》1947年2月13日。

2 今龍井市智新鎮明東村。

3 日本殖民者在1919年制定創氏改名制度，雖然該政策在三一運動中受到強烈抵制，想要前往日本本土留學的朝鮮人必須使用日本名字。尹東柱於1942年1月29日提交「創氏改名計」，於同年6月3日創作《容易寫成的詩》。金革：《尹東柱》（延邊：延邊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98。

4 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89。原文為인생은 살기 어렵다는데/시가 이렇게 쉽게 씌어지는 것은/부끄러운 일이다。尹東柱：《尹東柱詩集：하늘과 바람과 별과 詩》（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24。

5 金革：《尹東柱》，頁139。

6 金字鐘（김우중）：〈암흑기 최후의 별-그의 문학적 위치（中譯：黑暗期最後的星——他的文學位置）〉，《문학사상》，第43期（1976年），頁188-196。

7 尹東柱：《仰望天空毫無愧恨》，里詠譯（北京：北京出版社 延邊人民出版社，2012年）。

8 原作為《天空、月亮、星星和詩》（하늘과 바람과 별과 詩），初版由正音社（정음사）於1955年出版。

文學研究。⁹鄭聖美在博士論文中以《圖片版尹東柱親筆詩集》為第一文本，對尹東柱做出版本分析和影響考證，並從中拼合出尹東柱的人生和他的詩歌文學。¹⁰

在韓國學界，尹東柱研究在大約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前後，從民族主義視角轉向了宗教研究視角。用學者南松祐（남송우，1953-）的話來說，方法上大致分為歷史傳記法和形式主義法；¹¹而在問題的面向上，主要集中於民族主義問題和宗教問題。其中關於尹東柱的作品是否為抵抗詩，韓國文壇在一九七六年左右，於期刊《文學思想》（문학사상）中有一場小規模的辯論。根據李相斐（이상비，1933-）在《時代與詩的姿態——尹東柱論》¹²中對尹東柱詩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的主張，金宇鐘（김우중，1929-）¹³和任軒永（임헌영，1941-）¹⁴提出相同觀點，而金禹昌（김우창，1937-）¹⁵和吳世榮（오세영，1942-）¹⁶持反對意見。這場辯論以後，對尹東柱的研究漸漸開始關注宗教問題：無論是流散詩人的身分研究¹⁷、意象

9 趙成日主編，《尹東柱文學論》（延邊：延邊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 鄭聖美：《尹東柱詩文學研究》，延邊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

11 南松祐（남송우）：〈자기동일성 획득의 한 모형（中譯：獲得自我身分的一種模式）〉，《국어국문학》，第16期（1979年），頁194-214。

12 李相斐（이상비）：〈시대와 시의 자세-운동주론（中譯：時代與詩的姿態——尹東柱論）〉，《자유문학》，第5期（1960年11月），頁210-216。

13 金宇鐘（김우중）：〈암흑기 최후의 별-그의 문학적 위치（中譯：黑暗期最後的星——他的文學位置）〉，頁188-196。

14 任軒永（임헌영）：〈순수한 고뇌의 절규-작품에 나타난 저항성（中譯：純粹苦悶之吶喊——作品中的抵抗性）〉，《문학사상》，第43期（1976年），頁197-205。

15 金禹昌的反對觀點立足於審美理性，從尹東柱的個人倫理和社會倫理之間的裂隙論述他具有個人特色的詩意表達。金禹昌（김우창）：〈손들어 표할 하늘도 없는 곳에서（中譯：連舉手表現的天空都沒有）〉，《문학사상》，第43期（1976年），頁206-222。

16 吳世榮在〈尹東柱的詩是抵抗詩嗎？詩的再評價〉中從三個角度質疑該觀點：首先，創作於在日時期的作品不一定等於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作品；第二，抵抗詩評價誕生於韓國人「受到殖民統治卻沒有對應的抵抗文學」的恥辱心態；第三，尹東柱遺稿在1948年被整理出版後，特殊社會環境要求學界賦予尹東柱作品額外的價值。吳世榮（오세영）：〈운동주 시는 저항시인가?-시의 재평가（中譯：尹東柱的詩是抵抗詩嗎？詩的再評價）〉，《문학사상》，第43期（1976年），頁223-233。

17 例如李美玉（이미옥）：《디아스포라 시인, 운동주 연구（離散詩人，尹東柱研究）》（首爾：博文社，2017年）。

使用的影響研究¹⁸還是懺悔意識的主題研究¹⁹，學者大多以尹東柱的基督信仰為前提，或以之為結論的一部分。

然而，無論是關注尹東柱的抗爭性，還是他詩歌的基督信仰元素和文學性，這些研究方法要麼以尹東柱與西方文化的橫向交錯為軸，要麼以其與半島的朝鮮語詩人的縱向影響為軸，忽視了詩人游離於東亞四國的獨特生命體驗。還原尹東柱生命的歷史現場時，應當跳出靜態的思維方式，用動態發展的觀點去重新審視之。尹東柱在求學階段閱讀過大量西方文學作品，尹東柱的弟弟尹一柱在一九八四年與大村益夫的訪談中回憶道，尹東柱的藏書中有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全集，以及許多梵樂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日語譯著，還有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收藏的雜誌有專門引介西方文學，後期更名為《新文化》的《蛇號》（셀판）²⁰這些書是從漢城或東京買來，帶回到龍井的。²¹但正如都允貞（音譯，도윤정）所指出的，尹東柱的創作並非如過往學界所論述的那樣，受到賈穆（Francis Jammes, 1868-1938）、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等詩人直接的影響。²²以模仿來源最明顯的賈穆為例，尹東柱雖然和他有諸多共同點，但賈穆的影響是極其受限的。這是因為模仿賈穆的過程中，尹東柱還吸收了詩人白石（백석, 1912-1996）的間接養料，在這種間接的學習中，法國的賈穆已被消化成半島的賈穆。韓國學界過往的研究忽視了這一點，或片面以文學史建構的目的，將尹東柱擺在愛國抵抗詩人的位置，或對民族救亡諱莫如深，只談基督信仰對於詩歌內部的影響。一味將基督信仰問題與民族主義問題二分看待，遮蔽了二

18 例如高奉俊（音譯，고봉준）：〈윤동주 시의 세계 이해-‘밤’과 ‘성찰’의 연관성을 중심으로〉（中譯：尹東柱詩的世界理解——以「夜晚」和「反思」的關聯性為中心），《현대문학의 연구》，第63期（2017年），頁7-41。

19 例如盧承旭（音譯，노승욱）：〈윤동주 시에 나타난 고백의 기독교적 성격 연구〉（中譯：尹東柱詩中出現的告白的基督教性格研究），《신앙과 학문》，第16期（2011年），頁83-102。

20 創刊於1931年5月，發行之初譯介國外的文藝、詩歌、小說、美術等領域作品，在1932年加上了時事評論、海外情況等頁面，從小冊子成為綜合雜誌。後期文學色彩漸淡，以戰爭宣傳和動員為主。於1942年4月改名為《新文化》，並在1944年3月停刊。

21 大村益夫（오오무라 마스오）：《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中譯：尹東柱與韓國文學）（서울：소명출판，2001年），頁66。

22 都允貞（도윤정）：〈서구 시사적 맥락에서 본 윤동주와 프랑시스 잠〉（中譯：從西方詩史脈絡看尹東柱和弗朗西斯·賈穆），《비교한국학》，第26期（2018年），頁51-86。

者在半島文學發展的重要關係。在半島文學和半島歷史中，外來的基督信仰問題和傳統民族問題兩個層面始終是相互纏繞的。據唐·貝克（Donald L. Baker, 1945-）考據，天主教運動與反天主教運動從興起就與政治密切相關；²³日占時期的尹東柱亦基於西方文學的基督信仰元素，創新書寫了獨特的生命經驗；二十世紀後半葉民眾神學和反抗獨裁政府息息相關²⁴；基督教的发展離不開民族主義；反過來，「三一運動」大韓民族的團結²⁵，韓日之間獨島之爭²⁶以及朴正熙時代經濟的繁榮²⁷等民族主義事件與基督教力量不可分離。

尹東柱詩歌亦是同理，本文試圖解釋尹東柱接受西方文學時在地化、民族化的影響路徑。他借鑒吸收了基督教元素，但純粹的西方文化無法解決半島20世紀初期的群體性傷痛。因此，尹東柱以「去脈絡化」的態度拆解西方傳統中的基督信仰元素，並通過朝鮮民族無意識的「恨」感，以「再脈絡化」的方式重組基督信仰元素，以詩歌創作來紓解心中鬱結。

壹、東西方基督教詩人的相遇：賈穆對尹東柱的影響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國詩人賈穆這個名字並不陌生。他生活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鄉貝阿恩和巴斯克地區度過，《從晨禱到晚禱》（*De l'angelus de l'aube a l'angelus dusoir*，1888-1897）和《春花的葬禮》（*Le Deuil des primevères*, 1901）是賈穆

23 See Don Baker, *Catholics and Anti-Catholicism in Choson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Preface, p. xii.

24 See David Kwang-sun Suh. "Minjung and Theology in Korea: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Asian 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in Kim Yong Bock, ed., *Minjung Theology: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Singapore: The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2018, p. 17.

25 「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得到了發展，並推動了民族的自我覺醒。」見朴正熙：《我們國家的道路——社會復興的思想》，陳琦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頁89。

26 朴泰均：《韓國現代史：十個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讀》，邢麗菊，張柳雅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

27 See Park Myung Lim, "The Chaeya", in Kim Byung Kook and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73-400.

的早期代表作，主要記錄與描述鄉間的生活、大自然的恬靜及宗教信仰的虔誠。²⁸而晚期出版的《基督教農事詩》（*Les Géorgiques chrétiennes*, 1911）則是大自然和宗教結合的恬適、虔敬信神的創作典範。賈穆對中國詩人產生過特殊影響，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中，據格雷戈里·李（Gregory Lee）考證，賈穆影響了戴望舒的新象徵主義創作手法²⁹，包含詩作中現代性的破碎記憶、《雨巷》中哀怨的女性特點，以及對丁香意象的使用等。³⁰

尹東柱有很多詩歌作品受到賈穆的影響，在尹東柱的影響研究中，諸多學者溯源到賈穆的田園書寫和虔誠信仰上。尹東柱和賈穆兩位基督教詩人，分別在東半球和西半球用自己的詩句書寫著對宗教教旨與個體生命的理解。賈穆在保羅·克羅岱爾（Paul Claudel, 1868-1955）的影響下重新皈依天主教，對上帝之道的虔信一直是他的重要主題。³¹尹東柱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紀初的明東村並沒有嚴格區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而是統一將基督信仰稱為基督教。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明東村當地教會長老，舅舅金躍淵（김약연, 1868-1942）是一名虔誠的牧師³²，明東村全村人都信仰基督教。尹東柱1936年4月6日從平壤崇實中學結業被編入光明中學四年級的學籍簿上，宗教一欄登記為基督教。³³尹東柱自小服侍於主日學校，³⁴早期作品發佈於天主教雜誌《天主教少年》

28 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序言《鄉村詩人愛驢子》，頁2。

29 賈穆在今天被視為受基督教啟發的新象徵主義詩人，但事實上，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他皈依天主教（1906年）之前創作的。和賈穆的前輩一樣，他的詩歌以「內在」為標誌，但有一種更平和的品質，並且往往以簡潔的文字讓人耳目一新。他避開巴黎文壇，以寧靜的鄉村生活為樂，他的作品中帶有某種泛神論的浪漫色彩。See Lee Gregory, "Western Influences in the Poetry of Dai Wangshu",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7(3), pp. 7-30.

30 See Lee Gregory, "Western Influences in the Poetry of Dai Wangshu", pp. 7-30.

31 See Francis Jammes, *Selected Poems of Francis Jammes*, Barry Gifford and Bettina Dickie trans.,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introduction p.2.

32 大村益夫：《尹東柱與韓國文學》，頁32。오오무라 마스오. 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 32.

33 大村益夫：《尹東柱與韓國文學》，頁34。오오무라 마스오. 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 34.

34 金革：《尹東柱》，頁45。

（카톨릭소년）上。³⁵日後成為基督教牧師的文益煥（문익환，1918-1994）是尹東柱的童年玩伴，他指出「（尹東柱的）人生非常自然地帶有了宗教色彩」³⁶，尹東柱所受基督教的影響不可忽視。

尹東柱受賈穆的影響，在詩作《數星星的夜》（별 헤는 밤）中有清晰的痕跡：

媽媽啊，我想對每顆星星都說上一句美好的話：小學同窗們的名字，叫佩、鏡、玉的異國少女的名字，還有那些早已成為母親的小丫頭的名字，窮困潦倒的鄰居們的名字，那些鴿子、小狗、兔子、騾子、鹿子，還有弗朗西斯·賈穆、賴內·馬利亞·里爾克這些詩人的名字。我都要輕輕念上一遍。

——尹東柱《數星星的夜》³⁷

詩人寫出自己想要念在嘴邊的名字，包含法國詩人賈穆和奧地利詩人里爾克，這直接引導韓國學界從中切入，以影響研究的角度考據詩人所受西方文學的影響。³⁸然而影響並非鏡像投射式（reflection），而經過「去脈絡

35 根據大村益夫考證，《雞》（방아리），掃帚（비入자루），《靠吃什麼維持生命》（무얼먹구사나），《謊言》（저짓뿌리），《尿圖》（우줌싸개지도），共5首作品發表於《天主教少年》。見大村益夫：《尹東柱與韓國文學》，頁91。오오무라 마스오. 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 91頁。亦見金革：《尹東柱》，頁43。

36 見文益煥（문익환）：〈동주 형의 추억（中譯：東柱哥的回憶）〉，見尹東柱：《윤동주건 시집（中譯：尹東柱詩全集）》（서울：스타북스，2021年），頁232。

37 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40。朝鮮語題目為《별 헤는 밤》，原文為어머님，나는 별 하나에 아름다운 말 한마디씩 불러봅니다/ 소학교(小學校) 때 책상(冊床)을 같이 했던 아이들의 이름과, 패(佩), 경(鏡), 옥(玉) 이런 이국(異國) 소녀(少女)들의 이름과, 벌써 아기 어머니 된 계집애들의 이름과 가난한 이웃 사람들의 이름과, 비둘기, 강아지, 토끼, 노새, 노루, 프랑시스·잠, 라이너·마리아·르케 이런 시인(詩人)들의 이름을 불러봅니다. 尹東柱：《尹東柱詩集：하늘과 바람과 별과 시》，頁18-19。

38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三篇論文，一部專著。洪起三（홍기삼）：〈고독과 저항의 세계（中譯：孤獨與抵抗的世界）〉，《월간문학》，第7期（1974年），頁170-177。朴魯均（音譯，박노균）：〈韓國近代詩에 있어서 敬虔性的 問題（中譯：韓國近代詩存在的敬虔性的問題）〉，《개신어문연구》，第3期（1984年），頁193-218。韓啟傳（한계전）：〈1930년대 시에 나타난 '고향' 이미지에 관한 연구（中譯：20世紀30年代詩歌中「故鄉」形象的研究）〉，《한국문화》，1995年，頁75-92。朴好泳（박호영），李崇源（이승

化」和「再脈絡化」的書寫。「去脈絡化」於「再脈絡化」由黃俊傑提出，指原生於甲地的概念或文本，在傳播到乙地之際，經歷了「脈絡性的轉換」，被賦予新義。以此方法可從動態發展的眼光觀察各地域文化。³⁹值得指出的有兩點：

首先，尹東柱對賈穆的接受路徑中還有另一位名叫白石的半島詩人。白石本名白夔行（백기행），出生於平安北道定州市，在今朝鮮。他將平安方言引入詩詞，拓寬了詩詞的語言領域，為朝鮮語新詩創作做出貢獻。同時，在詩歌的結構上也沒有採用韻律精煉的傳統形式，而是以敘事為重，具體描寫生活現場或再現民間風俗。白石一生中完成大量翻譯，精通英語、俄語、法語、德語、漢語和日語。他曾留下摹仿賈穆的詩歌《我和娜塔莎和白驢》（나와 나타샤와 흰당나귀, 1938）⁴⁰。這首詩講述詩人和少女娜塔莎之間的愛戀，雖然詩人浸淫於俄國文學中，描寫出自己獨身於雪夜飲酒的場景，但驢子作為白石自己的隱喻出現，和賈穆對驢子的用法如出一轍。如果僅僅一首詩無法連接賈穆和半島的詩人們，白石創作於一九四一年，首次刊載於《文章》（문장）雜誌第三卷第四號（1941年4月）的《在雪白的牆上》（흰 바람벽이 있어）則更明顯地揭示了其中的內在聯

원):〈韓國詩文學의 批評의 探究(中譯:韓國詩歌文學之批評的探究)〉(서울:三知院, 1989年)。

39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2012年),頁55-78。

40 全文為:貧窮的我/愛上了美麗的娜塔莎/今夜雪花紛飛 我愛著娜塔莎/雪花漫天飛/我一人在屋裏坐著/喝著燒酒想像/娜塔莎和我/在積雪的夜晚騎著白驢/一起去往深山吧/去到深山老林中的一座窩棚中 雪撲撲地下著/我還在思念娜塔莎/想像著娜塔莎來到我身邊/坐在我身邊悄聲細語/搬去深山老林不是輸給世界/這世界一樣的東西是骯髒的雪下得密密麻麻/美麗的娜塔莎愛上了我/而白驢也仿佛喜歡這個夜晚/昂昂地叫著(自譯)。原文為:가난한 내가/아름다운 나타샤를 사랑해서/오늘밤은 폭폭 눈이 나린다 나타샤를 사랑은 하고/눈은 폭폭 날리고/나는 혼자 쓸쓸히 앉아 소주燒酒를 마신다/소주燒酒를 마시며 생각한다/나타샤와 나는/눈이 폭폭 쌓이는 밤 흰 당나귀 타고/산골로 가자 출출이 우는 깊은 산골로 가/마가리에 살자 눈은 폭폭 나리고/나는 나타샤를 생각하고/나타샤가 아니올 리 없다/언제 벌서 내 속게 고존고히 와 이야기한다/산골로 가는 것은 세상한테 지는 것이 아니다/세상 같은 건 더러워 버리는 것이다 눈은 폭폭 나리고/아름다운 나타샤는 나를 사랑하고/어데서 흰 당나귀도/오늘밤이 좋아서 웅앙웅앙 울고 것이다。白石(백석):《나와 나타샤와 흰 당나귀》(中譯:我和娜塔莎和白驢)》(서울:매직하우스, 2019年),頁14。

繫。這首詩的結尾羅列了一系列名詞：

就好像月牙兒，瓢花兒，野鳥兒，驢子那樣

又好像弗朗西斯·賈穆，陶淵明，賴內·馬利亞·里爾克那樣。

——白石《在雪白的牆上》⁴¹

它一方面點出賈穆和里爾克的名字，另一方面，在結構和措辭上，也與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幾乎完全相同，第三方面，兩首詩歌均表達了對美好的田園家鄉的眷戀之情。白石在詩中將同為歸鄉田園詩人的賈穆和陶淵明並列，他們擅長描寫鄉間生活，講述平淡的農居境況，這正是身在日本求學漂泊的尹東柱所希望回歸的。尹東柱非常喜愛白石的作品，他在資料匱乏的家鄉龍井偶得白石的第一部詩集《鹿》（사슴, 1936），愛不釋手，全文抄寫以保存。⁴²尹東柱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寫作《數星星的夜》深受白石《在雪白的牆上》影響，無論從個人閱讀史上還是從創作時間上都可見一斑。

其次，雖然尹東柱同時提到了賈穆與里爾克二人，但作品中的里爾克痕跡並不明顯，他更多借鑒的是賈穆的寫作風格與田園動物意象。尹東柱熱衷於閱讀歐洲大陸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他能夠用朝鮮語、日語和英語閱讀原著和譯著，並且懂得一些法語。⁴³尹一柱在與大村益夫的訪談中回憶道，尹東柱雖沒有到達能夠讀文學作品的程度，但會在法語詞典中找到的單詞下麵畫紅線。⁴⁴尹東柱有購買書籍時在書的封面或背面記錄購買書籍年月日的習慣。和尹東柱自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之一文益煥證實，尹東柱

41 自譯。原文為：초생달과 바귀지꽃과 짝새와 당나귀가 그러하듯이/그리고 또 '프랑 시스 켄'과 도연명과 '라이넬 마리아 릴케'가 그러하듯이. 白石 (백석):《나와 나타샤와 흰 당나귀》，頁21。

42 據大村益夫考證，出版於1936年的《鹿》僅印刷100份，尹東柱未買到原版，遂將全文抄寫在稿紙上。大村益夫：《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98。

43 金在赫：《里爾克與韓國詩人》（首爾：高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6。

44 大村益夫：《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59。

珍藏並閱讀了翻譯成日語的賈穆詩集《夜之歌》（夜の歌）。⁴⁵這本書發行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尹東柱在書上記錄著自己的購買時間為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⁴⁶。無獨有偶，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東京的昭森社發行，由塩穀太郎（Shioya Taro, 1903-1996）翻譯的散文詩《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情與死亡之歌》（旗手クリストフリルケの愛と死の歌 / 기수 크리스토프 릴케의 사랑과 죽음의 노래）⁴⁷，在這一年的五月四日由尹東柱購買。⁴⁸賈穆和紀德、賈穆和里爾克之間有密切的交往，而根據都允貞的考證，這一時期的半島文壇將梵樂希、紀德、里爾克和賈穆綁定起來，作為互相關聯的文學群體來接受。⁴⁹也就是說，這些詩人不是以個體形式被介紹到朝鮮語文學中，而是作為仍在世的，有著廣大影響力的文學家群體被人們閱讀。尹東柱閱讀的範圍包含梵樂希、紀德和里爾克，不意味著他的詩歌中必須有模仿這些詩人的痕跡，反而更能說明尹東柱在瞭解賈穆時，並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是閱讀詩人的關聯作家作品後，形成比較全面的認知。

尹東柱在創作過程中受賈穆的影響是可考的，但在這條路徑中，賈穆不僅經歷了語言的轉譯，還受到其他詩人的轉寫。影響的多重改變導致尹東柱筆下的賈穆痕跡實際被附上了朝鮮民族的歷史化濾鏡。具體詩歌文本中，尹東柱與賈穆對相似自然意象的描寫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

貳、自然與宗教：尹東柱和賈穆詩歌意象使用的差異

即使同樣在詩中描寫對自然的親近，將田園中的動物納入意象群中，尹東柱和賈穆的詩作卻有微妙的差異。尹東柱的詩中一半以上提到了動物

45 法語原文為Les nuits qui me chantent，日語版為フランシス・ジャム：《夜の歌》，三好達治譯（東京：野田書房，1936年）。見文益煥：〈동주 형의 추억〉，尹東柱：《윤동주 건 시집》，頁232。

46 大村益夫：《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63。

47 大村益夫：《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61。

48 大村益夫：《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62。

49 都允貞：〈서구 시사적 맥락에서 본 윤동주와 프랑시스 잠〉，頁51-86。

，大約分為兩種，包括自然中溫順的動物和基督教裏犧牲的動物。就前者而言，賈穆同樣以鄉居生活和動植物描寫著稱，他筆下的驢子一反《伊索寓言》中把驢子描繪成傻瓜的文學傳統，選擇《舊約》中彌賽亞騎著驢降臨世間的意象，把驢子作為溫順的代表。《撒迦利亞書》第九章第九節中，彌賽亞以騎著驢子的謙卑姿態降臨，「錫安城啊，要充滿喜樂！耶路撒冷城啊，要歡呼！看啊，你的王到你這裏來了！祂是公義、得勝的王，謙卑地騎著驢，騎著一頭驢駒。」同樣的書寫在《新約》中也能尋見：耶穌作為救世主騎著母驢和驢駒降臨。⁵⁰在基督教作家的文學書寫中，驢子常常是一種好的象徵。⁵¹賈穆延續了這一脈文學傳統，對驢子的描述正如他常用的類似字眼：卑微的、謙遜的等等。⁵²就後者而言，賈穆作為兩次皈依天主教的詩人，將對宗教的思考與虔誠的信仰投射到文字中，創作過《從晨禱到晚禱》、《十四首祈禱詩》（*Quatorze Prieres*, 1897）、《身披樹葉的教堂》（*L'église habillée de feuilles*, 1906）等宗教意味極其濃厚的詩集⁵³。無論是意象的選取還是宗教虔心的傳達上，尹東柱似乎都從賈穆這裏受益良多。然而一旦進入兩個問題關聯的層面，尹東柱曾被忽視的，區別於賈穆的特殊點便浮現出來了。

在內容上，尹東柱對賈穆詩歌的模仿痕跡是可考的，但即使內容相似，帶給讀者的感覺卻不同。對於二人而言，故鄉的含義不同，這也是導致詩歌感覺相異的重要原因。如韓啟傳（한계전, 1937-）所指出的，故鄉對於兩位詩人來說都處於被動狀態，在想像中柔和地變形。但賈穆的詩歌過於感性，常常流露出纖細的情緒。尹東柱的詩歌尚未達到生命形態，是在感性、微弱而危險的緊張中勉強支撐的充滿愛的對象。⁵⁴

50 見馬太福音21:1-7和約翰福音12:14-16。

51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在1798年創作的詩《彼得·貝爾：一個故事》（Peter Bell: A Tale in Verse），把驢子描繪成忠誠而耐心的角色。無獨有偶，羅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攜驢旅行記》（*Travels with a Donkey*, 1879）中，驢子是頑強負重的動物。

52 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3-4。

53 中文譯名選自《雅姆抒情詩選》，《身披樹葉的教堂》為自譯。

54 韓啟傳：〈1930년대 시에 나타난 '고향' 이미지에 관한 연구〉，頁75-92。

常被對比的兩部作品是尹東柱的《序詩》和賈穆《從晨禱到晚禱》的《前言》，其中可以窺見二人在根本上的不同。

直到死亡那一刻
讓我仰望天空
心中沒有絲毫愧疚
樹葉上輕輕拂過的風
也使我心痛
我是要以讚美星星的心
去愛正在死去的一切
去走指定給我的道路

今夜 風依然掠過星星

——尹東柱《序詩》⁵⁵

我的上帝，你在人群中喚我。
我來了。我受苦，我愛。
我以你賦予我的聲音說話。
我以你教我雙親，而他們也傳給我的文字寫作。
我像一頭載貨的驢子，走在路上，受孩子們揶揄，也被他們摸頭。
當你願意的時候，我就前往你要我去的地方。

祈禱聲響起。

——馮西·賈穆 《從晨禱到晚禱·前言》⁵⁶

當視角指向更高的信仰，追求世界觀時，兩首詩均以宗教意義濃厚的宿命論生死觀搭建框架：所走的道路是被指定的，因此面臨它時詩人均否定了愧疚和羞赧等負面情緒，而是以平和的姿態踏上此路。然而當視角回

55 寫於1941年11月20日，詩的原名為「無題」（早刈）寫於1936年夏。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

56 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3。

到詩人的實踐，建立方法論時，尹東柱卻抒寫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孤獨陣痛。兩首詩的不同指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拆解：第一，生命樣態上，雖然兩首詩中的「我」都以讚美和愛的態度面對生命，對賈穆來說，生命中的客體更多以社會形式出現，如詩中的人群、雙親和孩子；尹東柱的著眼點卻在自然而非社會上。他提到的意象均提煉於自然界，如天空、樹葉、風和星星。其原因或許在於，尹東柱並不認為自己能夠從社會中得到慰藉，畢竟他一路成長而來，無論身在何處都在由人組成的現實社會中飽嘗殖民之苦。第二，自我認知上，賈穆為詩歌設立了對話對象，也就是作為「你」的上帝，用禱告詞的形式書寫前言，而尹東柱詩歌中沒有明確出現第二人稱的「你」，更像是通過自我表白回應讀者對自己的理解。表象上看來，賈穆詩歌中的「我」出現次數多於尹東柱詩，賈穆的自我意識更為膨脹，實際上禱告是通過於神對話降低自己的位置，辯白反而通過闡述不為人知的內心，來提高自己的位置。聯繫到詩人在如火如荼開展的學生民族運動中沒有實際參與，詩句中的「沒有絲毫愧疚」比起自我表白，更像是詩人建構出來，並且試圖自我催眠的敘事。第三，詩歌感情上，賈穆通過和上帝對話，尤其是「當你願意的時候」，表達被呼召的願望，而尹東柱看似平和的文字潛藏著孤獨於痛苦。無論在「讓我仰望天空」時、感受「樹葉上輕輕拂過的風」時，還是「讚美星星」時，這些自然意象都無法給尹東柱帶來有效的慰藉，只會「使我心痛」。尹東柱在廣袤的自然世界中依舊形影相弔，這是兩位詩人重要的不同之處。雖然在結構上，他們都用一行詩句組成段落，構成相似的開篇，卻無法消弭尹東柱不同於賈穆的深深的孤獨感。

即使同樣描寫故鄉的驢子等動物，對二人而言，它們的意味也不盡相同。在賈穆的詩中，驢子幾乎處於詩歌的核心位置；⁵⁷但尹東柱詩歌的核心不是作為生物體的驢子，而是作為非生物體的星星。在描寫生物的詩作上，尹東柱的《峽谷》和《早晨》常被用於和賈穆的《為帶著驢子上天堂祈禱》和《我愛這只溫順的驢子》作對比。這些詩作共同的特點是，無論是賈穆筆下的驢子還是尹東柱筆下的牛，動物都是詩歌中輔助形成風景的一

57 在賈穆的 *L'âne, Le tombeau de Jean de La Fontaine, Quelques ânes, Pensee des jardins* 等作品中，驢子作為詩人的象徵，或故鄉的有機組成部分出現。

部分。然而，賈穆的驢子將悲傷的情緒以柔和方式昇華，伴隨他走向天堂。賈穆用相當大篇幅講述驢子所受的苦難：

我即將抵達，接著是它們眾多的耳朵，
接著是腰間馱負籃筐的它們，
是它們，拉著裝載流浪藝人的車輛
或是雞毛撣子和馬口鐵的車輛，
是背部馱放凹凸不平水袋的它們，
是那些雌驢，體態臃腫，步履蹣跚，
是那些驢子，有人替它們穿上細小長褲
因為流出膿水的青色傷口
引來固執的蒼蠅成圈聚集。

——馮西·賈穆《為帶著驢子上天堂祈禱》⁵⁸

如果沒有蒼蠅、蜜蜂和人們加諸其身的貨物，驢子無法展現出在上帝降臨的苦難面前的謙卑。但這些苦難並不讓讀者感到悲戚，因賈穆在談到驢子的詩歌中，都以喜悅而柔和的方式開頭和結尾。如「我愛這只溫順的驢子/它沿著金雀花叢走著」，「被溫柔壓傷，/在開花的路途上」⁵⁹。溫順的驢子像詩人一樣，即使「可憐的小腳走得夠累了」，它也行在開花的路途上；即使因為主人太窮「沒有大麥吃」，它也視壓傷自己的包袱為溫柔。⁶⁰與賈穆不同的是，在尹東柱這裏，故鄉的牛和毛驢作為悲傷情緒的具象化象徵，僅僅留在現實世界。尹東柱的詩有極強的現實特徵，他講述的故事發生在自然世界中，發生在「一別三年重回故鄉的遊子」⁶¹身上，他的苦難與澎湃的情感蘊含在詩歌中豐富的意象裏。相比於賈穆，尹東柱筆下的景物密度更大，與其說動物承載著詩人的感情，不如說像動物一樣的非生

58 節選，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中文版141-142頁。原標題為Priere pour aller au Paradis avec les anes。

59 《我愛這只溫順的驢子……》，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10-13。原標題為J'aime l'ane…。

60 《為帶著驢子上天堂祈禱》，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141-142。

61 《峽谷》，寫於1936年夏。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7-18。

物才是詩人情感的載體。「牛犢的犄角」實為「錯落嶙峋的岩石」，「仙鶴赤裸的腿」是蹣跚在大地上詩人的腳步，「被草料喂肥的牛臀」也僅僅是「村莊的早晨」豐腴的體現。⁶²

第三個不同之處在於，對於賈穆來說，詩人對動物的共情建立在欣賞上，而尹東柱的共情建立在憐憫上。賈穆多次用「朋友」形容驢子，對他來說，驢子低垂著頭的姿態是溫順而惹人憐愛的，在女友眼裏笨拙的驢子，對賈穆來說「像個詩人」。心靈潰傷的詩人不知應當哭還是笑，他和驢子同樣在悲慘的生活裏祈禱上帝的同情。因此，當賈穆提出「在靈魂的居所裏，讓我俯身/您的神聖水流，我願同驢子一樣/從它們卑微溫順的貧陋，鑒照出/永恆之愛的晶瑩剔透」⁶³時，賈穆和驢子在共情中結為統一的整體。同樣是寫驢子，尹東柱卻將其景觀化——「戴著紗帽的紳士騎著毛驢經過/假裝素不相識/這土地上少見的騎著馬的島國人/問路後匆匆走過」⁶⁴，動物沒有成為詩人的象徵物，更不可能成為詩人自己。這也是尹東柱的詩作帶給讀者孤獨感的原因之一。雖然世界上有許多動物和植物，但詩人從未對任意一個敞開心扉。尹東柱的動物都是他看到的，而賈穆的動物常常是他所撫摸的和接近的。

孤獨的詩人尹東柱最廣為流傳的一張照片是他從延禧專科學校畢業時拍攝的肖像，他頭戴學士帽，身體微側，嘴唇似乎不帶笑容。蛻去稚氣，留下似有深思表情的尹東柱在這一時期已經接受了西方文學作品和朝鮮半島文學的薰陶，尚未直接接觸當時殖民國家日本的社會和教育。但他對賈穆養分的吸收，詩歌寫作的模仿，皆是為了表達他自己的情緒。

62 《早晨》，寫於1936年。結尾或為「喂！喂！這一切你都知道嗎。」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19。原文為흰, 흰, 흰 소꼬리가 부드러운 채入 직길로 어둠을 쫓아, /감, 감, 감, 어둠이 깊다 깊다 밝으오./이제 이 동리의 아침이 /풀밭 오른 소 엉덩이처럼 기름지오/이 동리 콩죽 먹은 사람들이, 땀물을 뿌려 이 여름을 자라웠소./날, 날, 풀밭마다 땀방울이 맺혔소./여보! 여보! 이 모든 것을 아오./구김살 없는 이 아침을/심호흡하오 또 하오.《아침》，見尹東柱：《尹東柱詩集：하늘과 바람과 별과 詩》，頁50。

63 《為帶著驢子上天堂祈禱》，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141-142。

64 《峽谷》，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7-18。

同為基督教詩人，賈穆的驢子和田園風光意象被尹東柱選擇。但這頭驢子牽來東亞時已經變成了混血產物，驢子無法承載全部苦難，不是尹東柱情感的載體，僅僅是詩人憐憫的對象——法國的賈穆成為半島的賈穆。

參、半島歷史經驗與基督信仰元素：書寫群體之罪

雖然被半島的詩人們摹仿，在內容上似有相近之處，賈穆的影響力仍流於表層。更深一層來看，同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尹東柱和賈穆的宗教觀成長於兩片不同的土壤，這也許是尹東柱無法像賈穆那樣恬淡平和地創作的原因。不同於只需要承受個人之罪（sin）的賈穆，尹東柱還要面對民族的罪，詩人所寫的痛苦是群體性的，在個人的層面很難找到突破口。

賈穆詩歌中談到的罪停留在個人層面，他在《賈穆主義：一部文學宣言》（Jammisme: A Literary Manifesto）中討論自己的詩歌觀時，有極強的個體意識：「在本世紀，每個人都應當建立一個文學流派。」「一個詩人錯誤地告訴他的詩人同伴：你應當走在菩提樹下；注意避開鳶尾花的氣味，不要品嚐豆類：因為他們自己不喜歡菩提樹的氣味，只喜歡鳶尾花的氣味和豆類的味道。」⁶⁵此外，T.S.艾略特在1916年《關於法國現代文學的六次講座》（a Course of Six Lectures o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的課程大綱中講授了賈穆，並討論了民族主義、新天主教以及文學中的「既遠離現實主義又遠離純粹個人情感表達」（away from both realism and

65 同時，他也表達了對上帝掌控一切的虔信，以及對自然的親近。「我究竟怎麼看待一個喜歡描繪活著的，被珍貴寶石包裹著的海龜的作家？我不敢相信這種人配得上詩人之名，因為上帝不是為了這個目的創造海龜的，並且，因為它們的棲息地是池塘和海岸。」See Francis Jammes, "Jammisme: A Literary Manifesto". Bruce Whiteman trans., in Kathryn Nuernberger and Bruce Whiteman, eds., *Francis Jammes: On the Life & Work of a Modern Master*, Warrensburg: The Unsung Masters Series at Pleiades Press, 2014, pp.15-17.

purely person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運動。⁶⁶賈穆曾描繪過一位可憐又讓人無法心生恨意的學監：

齷齪但溫順的可憐學監對我說：「我
眼睛很疼，右臂麻痺。」

自然啦，這個窮鬼沒有母親
溫柔地安慰他的不幸。

他就是這樣或者，斗室中的學監，
偶爾，以濕手抹過冷額。

在板凳上以兩臂充當墊子
像小孩一樣，假寐片刻。

到了晚上，他的工作服代替白枕套，
卷在灰硬而髒的鬍子。

他為了治病而存錢。
他酸痛。而熱水浴對他太貴了。

因而，他只有將瘦得像猴子的身子
裹在可憐的被單裏。

齷齪但溫順的可憐學監對我說：「我
眼睛很疼，右臂麻痺。」

——馮西·賈穆《可憐的學監》⁶⁷

66 See A. Walton Litz, Louis Menand, and Lawrence Raine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7 Modernism and the New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8.

67 原作名為Le pauvre pion doux，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4-5頁。

學監獨自承受著貧窮、疾病與孤獨帶來的痛苦，但他溫順地接受了降臨在他身上的不幸，一如賈穆筆下不幸的驢子。這位學監雖然說出了他的苦難，但罪始終是由個人承擔，由個人消磨的。賈穆在詩中以人和動物呈現類似的哀傷個體。《要是你能夠……》中有一位垂死的母親，「可憐的母親感到她即將死去，/她為最小的孩子打開/打開，打開，給他一個/十三錢的玩具，閃亮的玩具，一個玩具。」⁶⁸《可憐的狗……》中「那只可憐的狗有點害怕，在雪地上走著/停住腳。孩子們叫著：去你的！」⁶⁹賈穆以第三人稱視角的強畫面感和情節片段呈現出個體承受的罪，而罪的原因，例如貧窮、疾病、死亡、恐懼等等，是超越具體時代和地域的人類普遍遭遇。

尹東柱則書寫了朝鮮民族的集體之罪。在《八福》中，詩人改寫了《馬太福音 5:3-11》中的句子，「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重複八遍詩句「哀慟的人是有福的」，並在文末提出，「我們將永遠哀慟」⁷⁰。這種哀慟的承受者不是個人，而是作為集體的我們。詩人還在其他地方提及自己的痛苦，表面上說自己「連一個女人都沒愛過/也沒有為時代悲哀過」⁷¹，實際上在三年前，他以「如果以後能有可以到達‘時代’的車站，那就更好了」⁷²結束自己的散文詩《終點與起點》。尹東柱反抗殖民者的思考源頭植根於他的童年階段。舅舅金躍淵不僅是虔誠的牧師，還是當地有影響力的抗日人士，在自己創辦的明東學校中傳播抗日思想。此後，尹東柱升入崇實中學，校長尹山溫（George M. McCune, 1908-1948）是一位美國傳教士，堅決拒絕日本殖民者當局對學生參拜神社的命令。

68 原作名為Si tu pouvais……，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30頁。

69 原作名為Le pauvre chien……，見雅姆：《雅姆抒情詩選》，莫渝譯，頁38頁。

70 《八福》，寫於1940年9月，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26。

71 《風在刮》，寫於1941年6月2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06。

72 《終點與起點》，寫於1939年，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62。

此後，學校被迫停辦，尹山溫的校長職位也被罷免。被迫退學的尹東柱宗教立場和反殖立場均於校方相同，站在日本殖民者的對立面。⁷³這就能夠解釋後來他為何形成富民族性的宗教觀。在短短的三年裏，詩人從漢城遷往東京求學，經歷了恥辱的創氏改名，而當他抵達殖民者的土地後，發現自己能為自己祖國做的事情微乎其微——不是沒有為時代悲哀過，而是揭開了時代的傷疤後，發現自己無能為力，喟歎無可奈何。

詩人的無力感從「看」和「做」兩個層面的書寫也能得以一窺。尹東柱創作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的《自畫像》和一九四二年一月的《懺悔錄》常被對讀，馬光洙（마광수，1951-2017）認為詩人「悄悄向井裏張望」⁷⁴和「在綠鏽斑斑的銅鏡裏/存留著我的面孔」⁷⁵之間存在同構關係：詩人看到了自己的臉，並且對窺見的臉抱有厭惡、可憐、羞愧等複雜交融的情感。⁷⁶除了兩首詩之間的同構關係，詩人在創作中的「看」與「做」和現實中的行動也是相似的。他身在日本，和從小一起長大的友人宋夢奎共同目擊了日本殖民統治者對朝鮮族的民族壓迫與文化同化政策，深感痛苦並嘗試尋求改變。宋夢奎前往南京的朝鮮族軍官班訓練，在實踐層面所做的超過書齋中閱讀創作的尹東柱。⁷⁷理想和實踐的不匹配，在同伴的刺激下更加嚴重，因此詩人寫下句子，「我還要再寫一行懺悔/——那時 那麼年輕的我/為什麼做了那樣令人羞愧的告白？」⁷⁸相比創作於一年前的《序詩》「心中沒有絲毫愧疚」，尹東柱更加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羞愧感。

尹東柱的羞愧感（shame）在基督信仰中是非常特殊的概念，它和罪惡感（guilt）的不同之處在於，信徒因沒有做的事情而感到羞愧，而因做過

73 宋友惠：《尹東柱評傳》（首爾：抒情詩歌，2014年），頁185-187。송우혜. 윤동주 평전. 서정시학. 2014. pp.185-187.

74 《自畫像》，寫於1939年9月，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3-84。

75 《懺悔錄》，寫於1942年1月24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5。

76 馬光洙（마광수）：《윤동주 연구（中譯：尹東柱研究）》（서울：철학과 현실사，2005年），頁104-105。

77 金革：《尹東柱》，頁47。

78 《懺悔錄》，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5。

的事情而感到罪惡。⁷⁹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尹東柱既沒有投筆從戎，也沒有和日本教育體系發生過正面衝突，但他始終抱有仇恨與復興的願望。這種應當被理解為羞愧感的心理解釋了作品中頻繁出現的「無解之問」。

看到象徵著基督的十字架和教堂時，詩人發問，「尖塔那般高聳/怎麼才可以攀爬上去？」⁸⁰；但在他用詩歌創作將心緒訴說出來後，詩人卻仍感到不滿，「明明知道詩人會有悲涼的天明/為什麼還要寫下 這樣的詩句？」⁸¹詩人的未竟之事在散文詩中有更詳盡的書寫，其羞愧感是無法被慰藉的。創作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的《慰藉》和《醫院》分別講述了病中的小夥子看到蝴蝶被蛛網困住，只能歎氣卻無法伸出援手的故事，和年輕人「不知名的病痛」無法被老醫生醫治的悲涼境遇。⁸²詩人的病是無法言說的民族的病，在個體的生活中心難以療愈。這些源自群體的問題在個體生命中得不到回答，答案無處可尋是必然的結果。詩人做不了的事情在筆下以羞愧感的形式體現出來，羞愧感折射出民族苦難的無解困境。⁸³

理解尹東柱的群體性傷痛，還離不開朝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恨」（한）。這種感情並非仇恨的恨，而是具有朝鮮特色的情感範疇和美學範疇，起因為悲感，是朝鮮人發散和消解悲情的獨特

79 這種論點基於人性受到康德所說的道德律令的約束，根據教義應當做的事情沒有做，會直接產生羞恥感；如果做了不應當做的事情，會直接產生罪惡感。See Hannes Wiher, *Shame and Guilt: A Key to Cross-Cultural Ministry*, Bonn: 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Culture and Science Publ.), 2003, pp.48-50. 當然，根據露絲·利斯的研究，罪惡感和羞恥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能實現互相轉換。See Ruth Leys,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pp. 1-16.

80 《十字架》，寫於1941年5月31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5。

81 《容易寫成的詩》，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8-89。

82 《慰藉》，寫於1940年12月3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103；《醫院》，寫於1940年12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87。

83 羞恥感本質上是旁觀者的（我為別人對我的看法感到可恥，因此我在審視自己的時候感到羞恥，並認為自己是可恥的），罪惡感則是基於精神分析和創傷理論提出的「自我」的起源和解釋機制。See Jenny Chamarette and Jennifer Higgins ed., *Guilt and Shame: Essays in French Literature, Thought and Visual Culture*, Bern: Peter Lang, 2009, introduction p. 2.

方式。「恨」作為一種解釋朝鮮民族歷史的集體無意識，誕生於一九七〇年代。韓國基督徒安炳茂（안병무，1922-1996）提出民眾神學時主張普羅大眾通過「恨」的情感聯繫在一起，他們的訴求是「釋恨」，因此需要社會鬥爭、傳福音等行動來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以最早將「恨」納入美學批評範疇的金東里（김동리，1913-1995）的《與青山的距離——金素月論》為例，「恨」專指詩人無論如何都無法彌補的情感。⁸⁴雖然「恨」是韓國現當代學者建構出來的概念，晚於尹東柱逝世多年，但由於「恨」與民族的鬥爭歷史緊密相關，借助這一框架，能夠為理解詩人對羞愧感和罪的體會、群體性傷痛從何而來提供一種解釋。更重要的是，尹東柱在被經典化的過程中，經歷了二十世紀七〇至八〇年代白樂晴（백낙청，1938-）、廉武雄（염무웅，1941-）等學者的建構。白樂晴作為韓國左翼學者，從事文學評論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廉武雄作為詩歌評論家，提出「韓國民族文學」的術語，主張把尹東柱等人作為日殖時期捍衛民族文學的愛國文學人物來考察。在此時期，尹東柱的詩文主要從抵抗日本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作為學術觀點被提出的「恨」在二十世紀七〇至八〇年代方興日盛，恰好與同一時期尹東柱被解釋為「韓國民族文學」的代表人物這一學術史事實相吻合。通過討論尹東柱作品中的「恨」，能夠深入尹東柱的理解史，並且拆解韓國戰後自我建構的民族身分。

本文討論尹東柱詩作中的「恨」，是在討論詩人面對日本殖民者侵略的家仇國恨，無論是宗教主題，探討自我意識的詩，還是故鄉主題，表達離散苦衷的詩，抑或是童謠主題，建構出的烏托邦式的天真之語，其底色都是對日本殖民者的反抗，以及對朝鮮半島回歸未經戰爭洗劫狀態的盼望。借用「恨」的框架，既可以將尹東柱放在朝鮮語文學的脈絡中，與現當代學者對話，又可以通過源於民眾神學的概念和天主教神學概念的對比，考察尹東柱與賈穆在宗教思想上的異同。西方一些神學家將罪定義為自私或以自我為中心，⁸⁵這種幾乎完全關注罪人個體的視角無法解釋尹東柱在宗

84 富天嬌：《朝鮮審美情感「恨」研究》，延邊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85 例如饒申布希（Walter Rauschenbusch），麥金托什（Hugh Mackintosh），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和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See Andrew Sung Park, *The Wounded Heart of God: The Asian Concept of H an an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i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p. 73.

教元素濃厚的詩作中為何對民族群體抱有深切關懷。「恨」和天主教神學學界中的質料罪（*material sin*）概念不盡相同。物質罪對應的概念是正式罪（*formal sin*），前者為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集體之罪，而後者是個人涉及道德行為，能夠避免的行動選擇。⁸⁶然而，物質罪作為一種普遍的原罪，如果被過度強調則削弱了壓迫者在現實中犯下的罪行——假如無論是否犯下形式罪都是罪人，是否意味著可以肆無忌憚地壓迫被殖民者？因此，原罪學說試圖提出觀點，在人類苦難交織中，人類大家庭應當團結一致。傳到後代的不是罪，而是恨。下一代對父輩的罪惡傾向既不負責，也不應受到懲罰，但他們可能會受到後果的影響。⁸⁷正是出於恨的情感，尹東柱在《生與死》中寫下，「我只明白了這一點/知道曲終意味著什麼的人們/只有自己知道/他們從沒有把下一首歌曲的意味告訴他人」⁸⁸。如果說詩人憑著無可奈何的羞愧感提出了「無解之問」，在詩中亦無法得到解答，即沒有人知道「生 至今都在唱著死的序曲/這首歌什麼時候才會終結？」⁸⁹出路在何方呢？尹東柱選擇用民族無意識中的恨將無言的苦難延續下去——而這種民族無意識可能為天主教無能為力的困惑指明一條出路，畢竟這首困惑之詩創作於一九四一年耶誕節的前夕。

尹東柱作品中的自然景物並非完全模仿賈穆，而是將其「再脈絡化」，為詩人提供答案。早在一九三七年，詩人就寫下「我是要追隨真實的世紀的季節變換，跳出只能看見一方天空的院子，去堅守歷史使命中的位置。」⁹⁰果不其然，赴日留學後，詩人始終堅守自己的民族特性，用朝鮮語創作，並和友人宋夢奎一同參加反日活動。他曾感慨，「小小的榻榻米房也是別人的國度」，然而詩人卻選擇「點上燈驅散一點黑暗/最後的我像等待

86 See Andrew Sung Park, *The Wounded Heart of God: The Asian Concept of Han an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in*, p. 78.

87 See Andrew Sung Park, *The Wounded Heart of God: The Asian Concept of Han an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in*, p. 80.

88 《生與死》，寫於1934年12月24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90-91。

89 《生與死》，同上。

90 《溫度計》，寫於1937年7月1日，見尹東柱：《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全勇先等譯，頁96。

新時代那樣/等待早晨的到來」，⁹¹並且早已擁有覺悟，將生命回歸給養育他的土地：

但是冬天過去
我的星辰上也有春天到來
像墓地上會生出碧綠的草叢一樣
在那掩埋我名字的山坡上
漫山遍野的青草
驕傲地生長

——尹東柱《數星星的夜》⁹²

詩人尹東柱在創作過程中廣泛吸收來自西方文學的養分，但他獨創性地將西方文學中關注普遍人性的部分以民族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他與天主教詩人賈穆同樣具有虔誠的信仰，但尹東柱的基督信仰從朝鮮民族的集體傷痛出發。詩人試圖在宗教的意象與情感中尋找結束苦難的方法，卻因西方神學中個人化的罪的意識無法解決群體的、民族的問題而無可奈何。

肆、結語：「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詩人尹東柱

一九四五年尹東柱死於日本福岡的監獄時無人知曉，而他就讀的同志社大學因「長期缺席，未繳納學費」將其除名，已是詩人去世近四年之後。⁹³在時隔多年的今天重新發現詩人尹東柱，並深入分析其人生經歷與作品的形成過程，能夠重現戰爭時期故國失守的文人悲苦。尹東柱提供了一個橫跨中國、日本、朝鮮、韓國，甚至歐洲諸國的案例，有助於理解東亞詩歌，並對亞洲這一多元化實體空間進行開放性討論。

91 見《容易寫成的詩》。

92 見《數星星的夜》。

93 1948年12月24日，尹東柱被同志社大學開除。見大村益夫：《운동주와 한국문학》，頁57。

尹東柱對西方文學的接受來源非常豐富，賈穆是其中最典型，特徵也最為突出的一個。但正如前文所言，這一接受路徑不僅存在語言的轉譯、本土其他詩人的轉寫，還有尹東柱對於西方基督信仰元素的「去脈絡化」和「再脈絡化」。實際上，二十世紀末有許多朝鮮知識份子試圖借助基督信仰的思想力量，或者世俗教會的政治力量來實現救亡圖存的願望，尹東柱就是時代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尹東柱對於基督信仰的獨特表達不是全盤拒絕來自賈穆的文學養分，相反，他借用聖經中的意象和句子處理朝鮮民族的苦難史。正如前文引證的《八福》一詩，尹東柱借用馬太福音中記載的耶穌與同時代猶太人對以色列民族命運的哀嘆，表達朝鮮民族在殖民中所受苦難。他詩文中的基督信仰元素見於西方脈絡當中。

然而，尹東柱不是亦步亦趨，也非直接化用賈穆的詩歌，他以「再脈絡化」的方式拆解來自西方的基督信仰，並且重新組合之。他同借用基督信仰來抗爭日本殖民者的朝鮮知識份子一樣，試圖通過自己的創作來回應「朝鮮民族經歷了什麼」、「朝鮮民族何處去」的問題。尹東柱講述戰火、流離、屈辱的歷史，來試圖表白自己的真實內心。由此我們從詩文中發現，罪惡感難以逼近殖民經歷帶來的痛苦，尹東柱的性格、主動或被動的人生選擇都體現在羞愧感中。

因此，理解尹東柱詩文中的基督信仰元素，離不開其產生之初的以色列民族受難語境，又必須充分考察朝鮮知識份子在特殊歷史階段對民族自身的認知。對尹東柱的解讀曾經陷入「抵抗詩人」的刻板印象中，也曾經有過使用多種方法論來解讀的階段。每種方法論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靜態的文學觀可能呈現出的是詩文的某個單一的緯度，動態考察才更能理解尹東柱如何讓基督信仰元素在半島煥發新生命。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 〔韓〕白石 BAEK, Seok
 2019 《我和娜塔莎和白驢》（首爾：Magic House，2019年）
 《나와 나타샤와 흰 당나귀》（서울：매직하우스，2019）
 “Natasha, the White Donkey, and Me”(Seoul: Magic House, 2019)
- 〔日〕大村益夫 OMURA, Masuo
 2001 《尹東柱與韓國文學》（首爾：昭明出版，2001年）
 《윤동주와 한국문학》（서울：소명출판，2001）
 “Yoon Dongju and Korean Literature”(Seoul: Somyong Publishing, 2001)
- 〔韓〕都允貞 DO, Yunjong
 2018 〈從西方詩史脈絡看尹東柱和弗朗西斯·賈穆〉，《比較韓國學》，2018年第26期，頁51-86。
 〈서구 시사적 맥락에서 본 윤동주와 프랑시스 잠〉，《비교한국학》，2018(26), 51-86.
 “Sogu Sisajok Maengageso bon Yoondongjuwa Peurangsiseu Jam [Yoon Dongju and Francis Jam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Poetry History],”Comparative Korean Studies, Vol.26(2008), pp. 51-86.
- 富天嬌 FU, Tianjiao
 2013 《朝鮮審美情感“恨”研究》（延邊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A study on the Korean aesthetic emotion "han",”(Dissert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2008)
- 〔韓〕韓啟傳 HAN, Gyejeon
 1995 〈20世紀30年代詩歌中“故鄉”形象的研究〉，《韓國文化》，1995年，頁75-92。
 〈1930년대 시에 나타난 '고향' 이미지에 관한 연구〉，《한국문화》，1995, 75-92.
 “1930 Nyondae sie Natanan "Gohyang" Imijie Gwanhan Yongu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Hometown' in the 1930s],”Korean Culture, (1995), pp. 75-92.
-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2012 〈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2012年，頁55-78。

“On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in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Som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Vol.2(2012), pp.55-78.

金革 KIM, Hyo

2019 《尹東柱》（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2019年）

《Yoon Dongju》（Yanji: Yanbian Renmin Chubanshe, 2019）

〔韓〕金宇鐘 KIM, WooJeong

1976 〈黑暗期最後的星——他的文學位置〉，《文學思想》，1976年第43期，頁188-196。

〈암흑기 최후의 별-그의 문학적 위치〉，《문학사상》，1976(43). 188-196.

“Amheukki Chohue Byol - Geue Munhakjjok Wichi [The Last Star of the Dark Ages - His Literary Position],” *Literary Thought*, Vol.43(1976), pp.188-196.

〔韓〕金禹昌 KIM, Woochang

1976 〈連舉手表現的天空都沒有〉，《文學思想》，1976年第43期，頁206-222。

〈손들어 표할 하늘도 없는 곳에서〉，《문학사상》，1976(43), 206-222.

“Sondeureo Pyohal Haneuldo omneun Goseso [Hands up, where there's no sky to express],” *Literary Thought*, Vol.43(1976), pp.206-222.

〔韓〕金在赫 KIM, Jaehyok

2006 《里爾克與韓國詩人》（首爾：高麗大學出版社，2006年）。

《릴케와 한국의 시인들》（서울：고려대학교 출판，2006）

“Rilke and Korean Poets”(Seoul: Korea University Press, 2006)

〔韓〕李相斐 I, Sangbi

1960 〈時代與詩的姿態——尹東柱論〉，《自由文學》，1960年第5期11月號，頁210-216。

〈시대와 시의 자세 - 윤동주론〉，《자유문학》，1960. 5(11). 210-216.

“Sidaewa Sie Jase - Yoondongjuron [The Posture of Times and Poetry - On Yoon Dongju],” *Liberal literature*, Vol.11(1960), pp. 210-216.

〔韓〕馬光洙 MA, Gwangsu

2005 《尹東柱研究》（首爾：哲學與現實社，2005年）

《윤동주 연구》（서울：철학과 현실사，2005）

“Yoon Dongju Studies”（Seoul: Philosophy and Reality Press, 2005）

〔韓〕南松祐 NAM, Songwoo

- 1979 〈獲得自我身分的一種模式〉，《國語國文學》，1979年第16期，頁194-214。
 〈자기동일성 획득의 한 모형〉，《국어국문학》，1979(16), 194-214.
 “Jagidongilsseong Hwektteuge Han Mohyong [A Model of Self-identity Acquisition],”Korean Language Literature, Vol.16(1976), pp.194-214.
- 〔韓〕朴泰均 PARK, Taegyun
 2018 邢麗菊，張柳雅譯，《韓國現代史：十個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Modern History of Korea: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en Representative events”（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18）
- 〔韓〕朴正熙 PARK, Jeonghee
 1988 陳琦偉譯，《我們國家的道路——社會復興的思想》，（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
 “Our Nation's Path: Ideology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88）
- 〔韓〕任軒永 LIM, Heonyoung
 1976 〈純粹苦悶之吶喊——作品中的抵抗性〉，《文學思想》，1976年第43期，頁197-205。
 〈순수한 고뇌의 절규-작품에 나타난 저항성〉，《문학사상》，1976(43), 197-205.
 “Sunsuhan Gonwee Jolgyu - Jakpume Natanan Johangsong [A Cry of Pure Anguish - the Resistance of the Works],”Literary Thought, Vol.43(1976), pp. 197-205.
- 〔韓〕吳世榮 OH, Seyoung
 1976 〈尹東柱的詩是抵抗詩嗎？詩的再評價〉，《文學思想》，1976年第43期，頁223-233。
 〈윤동주 시는 저항시인가?-시의 재평가〉. 문학사상, 1976(43), 223-233.
 “Yoondongju Sineun Johangsiinga? - Sie Jaepyongkka [Is Yoon Dongju a resistance poem? - Re-evaluation of the city],”Literary Thought, Vol.43(1976), pp. 223-233.
- 〔法〕賈穆 JAMMES, Francis
 2003 莫渝譯，《雅姆抒情詩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Selected Lyric Poems of Francis Jammes”（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尹東柱 YOON, Dongju

- 2002 《尹東柱詩集：하늘과 바람과 별과 詩》（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2 年）
“Yoon Dongju's Poetry Collection: Sky, Wind, and Stars”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Korean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012 里詠譯，《仰望天空毫無愧恨》（北京：北京出版社 延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Look up at the Sky, Without Shame or Regret”（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Yanbian Renmin Chubanshe, 2012）
- 2021 全勇先等譯，《數星星的夜：尹東柱的詩》（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 年）
“Night of counting stars: Yoon Dongju's Poems”（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2021）
- 2021 《尹東柱詩全集》（首爾：Starbooks，2021 年，第三版）
《윤동주 건 시집》（서울：스타북스，2021）
“Yoondongju Gon Sijip [Yoon Dongju's Collection of Poems],”
（Seoul: Starbooks, 2021）
- 趙成日 ZHAO, Richeng
2013 《尹東柱文學論》（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2013 年）
“Yoon Dongju's Literary Theory”（Yanji: Yanb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鄭聖美 ZHENG, Shengmei
2019 《尹東柱詩文學研究》（延邊大學博士論文，2019 年）。
“The Literary Study of Yoon Dongju's Poems,”（Dissert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2019）
- BAKER, Don
2017 *Catholics and Anti-Catholicism in Choson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 CHAMARETTE, Jenny and HIGGINS, Jennifer
2009 *Guilt and Shame: Essays in French Literature, Thought and Visual Culture*, Bern: Peter Lang. 2009.
- JAMMES, Francis
1976 *Selected Poems of Francis Jammes*, Barry Gifford and Bettina Dickie trans.,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KIM, Byung Kook and VOGEL, Ezra F.
2011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KIM, Yong Bock.
2018 *Minjung Theology: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Singapore: The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2018.

LEE, Gregory

- 1987 "Western Influences in the Poetry of Dai Wangshu",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7(3), pp. 7-30.

LEYS, Ruth

- 2007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TZ, A. Walton, MENAND, Louis, and RAINEY, Lawrence

- 20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7 Modernism and the New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NUERNBERGER, Kathryn and WHITEMAN, Bruce

- 2014 *Francis Jammes: On the Life & Work of a Modern Master*, Warrensburg: The Unsung Masters Series at Pleiades Press, 2014.

PARK, Andrew Sung

- 1993 *The Wounded Heart of God: The Asian Concept of Han an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i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WIHER, Hannes

- 2003 *Shame and Guilt: A Key to Cross-Cultural Ministry*, Bonn: 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Culture and Science Publ.), 2003.